

## 一杯灰土雕人生

年近七旬灰雕匠人  
坚持传统手艺的传承与发展

**通讯员吴绍健报道** 今年68岁的潘连忠,是温岭坞根镇坑潘村人。他有一门独特的手艺——灰雕。走进坑潘村,沿路两侧都能看到一幅幅栩栩如生的雕刻造像,创作它们的就是潘连忠。

## 和泥灰打了40多年交道

灰雕为何带着“灰”字?是因为它的主要原料是耐灰,它是用沿海地区从浅海中捞上来的贝壳煅烧而成。煅烧后形成的是生耐灰,加一定比例的水,就是“化耐灰”。化好的耐灰储存地窖里,“养”一段时间后,按照一定比例加入明矾、细砂、麻筋等,就可以用来制作物件。

坑潘村的文化礼堂是潘连忠进行灰雕的地方,同时也陈列了数十件他近年完成的灰雕作品,有金鸡报晓、孔雀开屏、鲤鱼跳龙门等。

灰雕讲究人景搭配、比例协调,创作时,潘连忠会先将人物或大件的景物造型做在木板上,之后才将这些水泥雕刻贴上墙,配以雕饰,完成一幅图。“人物头部和躯干要一次成型。另外,水泥和沙子等成分,各放多少,兑多少水,是有讲究的,多一分,少一分,都会影响效果,所以用刀也很有讲究。”

灰雕的创作过程,有打图样、支骨架、批水泥、雕刻、等干等几道工序。前期打样,用钢筋、水泥照图稿做支架,就需要花费一两天时间,整个过程创作时间要根据作品难度高低而定。多年来,潘连忠不断改进技艺,如今,他的雕刻手艺可以说是已经炉火纯青。“刚开始雕那会儿,我用十几天的时间才能雕好一条龙,现在,只要三四天就能完工了,主要在头部雕刻和调整上。”

## 用灰雕扮靓新农村

潘连忠说,灰雕算不上是一个专门的行当,它处在建筑、雕塑的边缘,因此往往容易被忽略或轻视。而随着建筑材料日新月异的变化,灰雕技艺与其他古老技艺一样,渐渐被人们遗忘了。“现在村里跟我同龄的师傅大都歇业十几年了,现在的年轻人,愿意干这行的越来越少。”

在众多的灰雕艺人中,潘连忠是少有的能画、能设计、能操作的。他一直有个想法:将灰雕技艺传授给热爱这门艺术的年轻人。他说:“我的想法很简单,怕前人的东西失传,我们应该传承下去。”

每次有人参观灰雕,潘连忠都会详细讲解灰雕的历史,现场制作,让客人感受其中蕴含的文化。每逢假期,他就在村口支起工作坊,准备原材料,放上工具,免费让小孩子玩灰雕。平时,潘连忠还常常到学校为师生讲解灰雕工艺。

近年来,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,潘连忠琢磨着让村里多些人文气息,让更多的人认识灰雕。他所在的坞根镇,是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的根据地,他详细查阅了红军武装斗争的历史,创作了奔袭敌军、主攻庄南、群众送军粮等灰雕作品。这些装饰在村主要干道两侧的雕刻造像,虽然没有五彩的颜色,但却透着朴实的神韵,成为坑潘村特有的名片,吸引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。

潘连忠说,看到这些作品,想到能够为美丽乡村建设、为传承红色基因出一份力,再累,他也开心。

潘连忠介绍说,从宋代开始,灰雕就被用于建筑装饰。由于它用料简单,耐于保存,有浮雕艺术效果,因此很受当地人喜欢,多数用于庙宇殿堂的装饰中。除了浙东地区外,闽粤两地亦存在大量的灰雕作品,各具特色。“福建、广州灰雕常出现在庙宇、祠堂,以彩绘为主,而浙江东部地区灰雕多用于民居,比较朴实,颜色都是素色。”潘连忠说。

从23岁开始,潘连忠就和泥灰打交道,批灰、粉墙、刮腻子,这样活都干,他手脚勤快,加上爱动脑筋,上手很快,不久便在当地小有名气。他从小有些绘画基础,一次当地寺庙修建,叫他去帮忙,那也是他一次接触灰雕。

## 雕刻手艺炉火纯青

灰雕以素色为主,主要通过雕塑本身的凹凸来增加立体效果,所以更显雕刻功夫。潘连忠介绍,灰雕有三大技法:圆雕、镂雕和浮雕,圆雕呈现效果最为立体,而后两者多依附平面,镂雕的难度更大。“一般的翘角装饰多用圆雕和浮雕,而栏杆多用镂雕和浮雕。”

在潘连忠的简易工作坊间,垒放着数十把雕刻工具,有泥夹、树牙刀、各式刻刀等,大多数是老人亲手制作,并伴随着他几十年。“自己做的用起来比较顺手。”潘连忠介绍说,各类工具依据尺寸大小,又细分为四五种,各自都有相应功能。例如,泥夹多用于平面塑形,刻刀质地坚硬,用于对后期成型雕塑的细节调整、线条雕刻。

高号已经是杭州工匠了,价格是不是涨一点了?”老顾客王阿姨打趣他。

高号头戴聚光灯,一边削脚指甲一边笑说:“还是老价格。”算起来,高号已经连续三年坚持为杭州的养老机构提供上门服务了,风雨无阻。

1998年,18岁的高号先后到上海、扬州拜师学艺。2006年,到杭州开起了社区修脚品牌店

“高号是杭州工匠了,价格是不是涨一点了?”老顾客王阿姨打趣他。

“高号是杭州工匠了,价格是不是涨一点了?”老顾客王阿姨打趣他。

高号头戴聚光灯,一边削脚指甲一边笑说:“还是老价格。”算起来,高号已经连续三年坚持为杭州的养老机构提供上门服务了,风雨无阻。

1998年,18岁的高号先后到上海、扬州拜师学艺。2006年,到杭州开起了社区修脚品牌店

“高号是杭州工匠了,价格是不是涨一点了?”老顾客王阿姨打趣他。

高号头戴聚光灯,一边削脚指甲一边笑说:“还是老价格。”算起来,高号已经连续三年坚持为杭州的养老机构提供上门服务了,风雨无阻。

1998年,18岁的高号先后到上海、扬州拜师学艺。2006年,到杭州开起了社区修脚品牌店

“高号是杭州工匠了,价格是不是涨一点了?”老顾客王阿姨打趣他。

“高号是杭州工匠了,价格是不是涨一点了?”老顾客王阿姨打趣他。

高号头戴聚光灯,一边削脚指甲一边笑说:“还是老价格。”算起来,高号已经连续三年坚持为杭州的养老机构提供上门服务了,风雨无阻。

1998年,18岁的高号先后到上海、扬州拜师学艺。2006年,到杭州开起了社区修脚品牌店

“高号是杭州工匠了,价格是不是涨一点了?”老顾客王阿姨打趣他。

高号头戴聚光灯,一边削脚指甲一边笑说:“还是老价格。”算起来,高号已经连续三年坚持为杭州的养老机构提供上门服务了,风雨无阻。